



无论是远方的父亲,还是眼前的母亲,心中的牵挂只有一个。

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就是你能醒来……

文 / 本报记者晓洋 实习记者付盼盼 摄影 / 葛雷

一

刚踏入八楼的病房区,压抑、沉重之感一下子从心底涌上来,我挪着脚步一间间病房寻望着,直到“31 床”字眼的出现,就是这间了。走进病房,尤玉根的妻子邱三妹和护工正一起给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尤春兵翻身、擦拭、按摩,翻完身后还得用四五个垫子把他的腿部垫高。手术后的尤春兵如今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两眼即使是半睁着,却无光,嘴角还时不时会抽动一下。

已在病床上度过一年多的尤春兵,皮肤很白,小腿显然细了好几圈,相比于一年前 200 斤左右的他,“现在估计只有不到 130 斤了。”今年年初才接手的护工说道。

忙着把儿子翻完身后,邱三妹从纸箱里拿出一个苹果,削皮、切块,榨汁,她再用针筒抽取榨好的苹果汁挤入通往尤春兵食道的气管中。此时,仍不忘着在儿子耳边一声声轻轻地呼唤着:“春兵啊,春兵啊……”

邱三妹稍微一闲下来,都会跟我聊几句。“我是真的没办法啊!”这句话几乎是她嘴里重复率最高的话语了,可以看得出,这是来自于一个母亲内心深处最无奈的表达。

“相较于母亲,他的父亲尤玉根的爱更为深沉,已经 60 多岁了还在外打工, 而且每个月都会向老板请假回来一次找我沟通,了解病情、并发症等一些状况,再看看儿子。夫妻俩实在太不容易了。”尤春兵的住院医师陆明说道。

医院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一家三口的家,邱三妹 24 小时守在儿子身边,即使家就在医院附近也从未回去。而尤玉根在外打工每月回来要坐四个多小时的车,下车后直奔医院。原本幸福的一家为何变成如此,这一切都始于那天……

二

尤玉根依然清晰记得,那是“去年的 5 月 4 日,到现在已经 13 个月了”! 儿子尤春兵像往常中午跟同事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渐渐同事发现他似乎呼吸困难,然后眼睛充血,慢慢趴在桌子上,感到不对劲的同事赶紧叫了救护车。

尽管如此,大家也没有太在意。毕竟尤春兵今年才 37 岁,是个 200 斤的汉子,而且平时不喝酒不抽烟,除了血压有些略高之外,一直十分健壮!

没想到这一送,好好一个人就此昏迷了,当时九龙医院确诊尤春兵为突发性脑溢血,出血的部位非常不好,在脑干,“CT 做下来,中枢神经出了问题。”怎么治疗?“医生都建议保守治疗,不能开刀。”因为这个手术的难度系数太高,成功率只有 2%,也就是说,如果实施手术,98%的患者都下不了手术台,即使走下来,非常大的可能也是植物人了。

不过所谓保守治疗,也挨不过两个星期。家里唯一的孩子,可以说是顶梁柱,突然倒下,对这个家庭犹如晴天霹雳。尤玉根和妻子原来是斜塘一带的农民, 因为自己只有

周日就是父亲节了,若是在节日里能听到儿子亲口叫一声“爸爸”,这兴许是尤玉根一年多来不敢奢望的! 在去年的父亲节, 尤玉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儿子的手术能成功,渡过这一劫难。而今年他希冀得到的最大礼物就是:“孩子能醒过来!要是能醒过来,我们要开心坏了,最开心了!”他的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微颤与憧憬——



小学文化,吃了不少文化上的亏,因此他对独子尤春兵给予了极大的希望,夫妻俩再苦再累也要供儿子读书。尤春兵不负众望, 他以斜塘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苏州中学的高中部,随后大学毕业他回苏州先去了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之后进入园区的一所中学教书。

在尤春兵上了大学没多久的时候,斜塘征地拆迁,尤玉根因为懂得种植去做了绿化工人, 妻子邱三妹做了环卫工人,两人又交了一笔钱,根据政策补足了 15 年的养老金。退休后,虽然两人的养老金标准不算高,但拆迁后家里还是有些积蓄,夫妻俩欢欢喜喜存起来就等着尤春兵娶媳妇用了。没想到突然地就遇上了这事……

眼看唯一的孩子在病床上陷于昏迷, 老两口做了最坏的打算,尤玉根托朋友找关系,哪怕只有那 2%的希望也要手术! 医院的主刀主任都不愿做,手术高风险,又容易得罪病人家属。尤玉根再三保证:如果手术失败,绝不怪你们。最后医院的王院长亲自主刀。手术当天,尤春兵学校里来了百来位同事轮流请假陪着他们夫妻俩守在手术室外! 手术的每一分一秒都是煎熬,都在一个生命生死边缘……

几小时后,手术结束,王院长走出来:“手术成功了!”大家兴奋异常,夫妻俩也开心的不得了。不过王院长在之前就给他们打过“预防针”,哪怕手术成功,恢复才是最艰难的部分,因为伤到了中枢神经。虽然如今性命无忧,但是能不能真正苏醒过来才是个漫长而磨人的关键。

三

一次手术就花三四万,当时住在重症监护室,尤春兵有

200 多斤,仅凭老两口,都没法给他翻身,只好请了两个护工帮忙,加上医药费,重症监护室的 40 多天差不多每天都要超过一万元,很快家里的积蓄就全部花光了。之后进入双人病房,所用药物也在减少,但护工还得请一个,护工一天加上伙食费就要 200 元。恢复中的持续花费才是最大的。

但尤春兵依旧像刚进院,一直在昏迷中。母亲邱三妹这 13 个月都在病房里躺椅过夜,每天和儿子说话,为他按摩搓揉。若是尤玉根从外地回来,晚上便直接拿着垫子躺在地 上应付一夜,这样的陪伴可能是老两口最觉得安心的方式。

白天, 邱三妹和护工每隔两小时就要给尤春兵翻一次身,打一次营养液、盐水。晚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是三小时之隔罢了。“我们晚上算起来根本睡不着几小时,如果九十点钟睡,入睡可能需要半小时,这样一来,过一个半小时又要起来给他翻身。”护工在病床旁说道。“每天这样照顾是真的吃力,但是真的没办法啊!”邱三妹也表露出了心里话。

经过长期的悉心护理,有天上午,在每天反复呼唤他的名字足足一年后,尤春兵的一只眼睛啪嗒睁开了,这让父母和家里人欣喜若狂。虽然眼睛上下睁开但是不能左右转动,但足已给母亲邱三妹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沈李奎说, 至少尤春兵眼睛能够自主地睁眼,刺痛他能够定位,这都是对外界刺激的一个正常反馈,是一个逐步逐步好转的过程。

其实,此前上海华山医院的专家前来会诊时,就很“大嘴巴”地说:“即使苏醒过来, 也大约只能恢复到之前的 50%。”尤玉根说其实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因为医院里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人,即使苏醒有眼睛看不见的,有半瘫的……夫妻俩也不在乎,“只要他苏醒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

不过“大嘴巴医生”也给了他们信心,可能因为尤春兵年轻,之前身体也不错,所以很多病人在手术后容易出现脑部积水,非常麻烦,尤春兵只出现过肺部感染,脑部情况一直还算稳定,因此他说:“嗯,尤春兵应该还不错的。”

尤玉根说:“没一个医生敢说他会不会醒过来? 醒过来会有什么后遗症? 多久能醒过来? 没一个敢打包票的。”

但只有他们作为父母,无论如何也要等他醒过来。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儿子一定会醒过来。“就算卖房子,我们也要坚持给儿子看病,不放弃。”全程都一直很坚强的邱三妹,说到这时还是忍不住地落了泪。

的确,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是,除去医保能报销的医药费,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助,包括尤春兵单位的报销、补助和母校苏高中同学的捐款,家里的积蓄早就告罄了。邱三妹一直有高血压,身体不太好,尤玉根则因为肠道息肉也动过两次手术,目前肠胃道的药也不能停。64 岁的尤玉根最后决定——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儿子的医药费。

四

之前尤玉根是绿化养护,跟过一家公司,是为苏州一些酒店的园林做维护。而今那家公司在苏州没有项目了,而且收入不错的项目,都在贵州或者内蒙古,离苏州太远了。

好在有个项目在浙江海宁,离苏州近些,一个月能回来一次,看看医院里的孩子,工作也不算太累,就是每天要走 2 万步左右,在工地上走走看看,一个月能有三千多块钱,而且在工地上包吃包住。这个工程还有两年的养护期,也就是说他还能在海宁至少做两年。其实相比高昂的医药费,这点收入其实是杯水车薪。

曾经看过一位医生写的书, 他说在长期高额医疗费用的治疗过程中,很多病人家属的心态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不避讳地问起尤玉根, 他非常坚决地说:“我完全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治好孩子。”“我们夫妻俩也用不了多少钱,如果孩子走了,钱又留给谁呢?”他唯一遗憾的就是儿子没有结婚,自然也没孩子。之前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看着儿子结婚生子,如今换成了孩子苏醒过来。而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尤春兵苏醒也很可能有严重后遗症的结果。

残酷的打击在一年多的时间已无形中对尤玉根夫妇摧残太多,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这一年明显看得出堂弟尤玉根苍老许多,心情一直低落着,春兵不醒,他们心中的结就一天也不会解开。”前来病房探望尤春兵的伯伯说道。

看着白发人照顾黑发人是件让人颇为不忍的事情,但每一个小小的进步——睁开眼睛、感觉疼了,或者也许会笑了,眼珠会转了,都会给这个家庭给这个父亲最本真的快乐,仿佛又回到春兵初生婴儿般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只是,这一次的成长变化要慢得多,而这些快乐也稀罕许多。

真心祝愿在这个父亲节尤春兵能再有一点进步, 那就是给尤玉根、邱三妹最大的礼物了。